

樱桃红了

■ 黄海樱

那天傍晚,下班路过三官塘市场的水果店,相熟的老板娘热情招呼我:“车厘子刚到货,又新鲜又抵食!”

不知不觉,又到了樱桃大量上市的季节。

看着水果店里堆放着一粒粒如红宝石般的果子,我的脑海突然跳出那句美丽的宋词:流光容易把人抛,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。

第一次记住“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”这句宋词,是小时候看一本小人书《花桥荣记》时。儿时读着只觉得懵懂,长大后通过作者原著进一步了解其生活经历,才读懂《花桥荣记》里的那些故事,那些源自宋词里的典故,写满了乡愁,写满了对故土的思念。

千禧年初夏,我路过山东烟台市,恰逢当地樱桃上市,专程到樱桃园体验了一把采摘活动,第一次见到了长在树上的樱桃。

那一粒粒如成人拇指大小,圆润饱满如宝石般的果子,系着长长的绿色果梗,一簇簇挂在枝头上、叶腋间,在阳光下闪着诱人的光泽。表皮呈现浅红深红的是常见品种,呈现透亮琉璃色彩的叫水晶樱桃,更甜更脆。我和友人穿梭在果树下,快乐地边采边吃,饱了眼福又饱了口福。

看着水果店里这一粒粒泛着宝石光泽的樱桃,我仿佛又见到了母亲吃樱桃的模样。

母亲生前最喜欢吃樱桃。很大的原因是染上重疾导致贫血的她,医生建议

多吃樱桃补充维生素、补血,母亲对此深信不疑。每到樱桃上市,她都会念叨着要买点回来吃。

我们生活的华南粤西地区,虽然四季水果不断,但毕竟不是樱桃的产地。七八年前,本地水果市场的樱桃不但价格昂贵,货源也比较稀缺,特别是国产樱桃还未上市的时候,只能选购进口的樱桃。那些漂洋过海而来,叫着洋名车厘子的甜樱桃,与国产樱桃相比,个头更大,口感更好,价格也更高。

那几年,为了让母亲能吃上樱桃,定居深圳的姐姐每隔一段时间就到专营进口水果的商店买上一大盒,通过冷链快递回来放冰箱里。母亲每天吃上几粒,一脸的心满意足,仿佛这几粒泛着宝石光泽的小果子,为身体的复原注入了神奇的力量。

那几年,每逢樱桃上市,家里的冰箱总装着这果子。遇到丰产季,价格降下来,家里囤得多了,母亲就会洗上一大碗,邀我们一同分享。从母亲手里接过一把新鲜的樱桃,我一口一个。这果子在口腔里甜脆爆汁,让我体会到满满的幸福感。我多希望这美味的樱桃,可以助力打败入侵母亲身体的病魔,延长母亲与我们相伴的时光。

如今,望着眼前这抹熟悉的殷红,我忽然无比想念从前。多想再接到母亲给我下达的采购任务:“冰箱的车厘子快见底了,路过水果店记得补点货回来。”

海边的椰子树

■ 陈照

我喜欢看海,特别是遇到烦心事,总要到海边来,大海似乎也读懂我心事一样,用那海风轻轻抚摸我的脸,似母亲一样安慰我:“时间是最好的良药,一切不如意,都会过去的。”那海浪一浪接一浪,生生不息,我凝视着每一朵浪花,渐渐地忘记了一切烦恼。

后来,我来海边看海,竟然成为习惯,无论何时,我都风雨不改。湛江的吉兆海及茂名的第一滩,我是常客。在海边,每当人们在沙滩晒久了,就会往岸边跑,找树林遮阴。其实,海边的树木品种并不多,不外是松树及椰子树,最后你会发现最适合遮阴的还是椰子树。

椰子树,在海边适应了这儿的气候及土质。嫩一点的椰子树,生长茂盛,树叶婆娑,不尽芳华。而老一点的,却饱经沧桑,有的树干中空;有的头大尾细;有的斜斜歪歪把身

躯伸向大海……但无论树干如何倾斜弯曲,其树冠永远向上。这些斜斜歪歪的椰树却最受欢迎,游客争先恐后,排队与之合影。

正值2026年春节,第一滩人山人海,海边的椰林里坐满了游客,他们在椰树下享受天伦之乐。这儿的小食、饮料、各种烧烤……一应俱全。在这儿,除了椰林受欢迎,椰子更受欢迎,不信你看,每张台上少不了摆放着数只青椰子。小朋友喜欢玩,那长长的吸管虽然已插在椰子内,而小朋友却不急着吸,他们在玩刚刚丢圈赢得的小黄鸭。

我是独行侠,喜欢在椰林里走,并拍下许多椰子树的照片。无论斜树也好,空心树也罢,都让我印象深刻,就算是那棵只剩下一片叶子的椰子树,也让我为之动容。适者生存,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这儿得到验证。许多植物在这儿无法生

存,海边风大,海边的椰子树必须把根深扎进沙土才能生存,同时还要经历狂风、巨浪、骤雨、暴晒及高盐等极端恶劣环境才能成长,困难重重。椰子树最终还是不负众望,克服种种困难,成为这儿的王者。

椰子树不与城市的鲜花争艳,它似卫士一样,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守护着这片大海。它不蔓不枝,亭亭净植,它与星光为伴,与大海为伍,不惧风吹雨打,它坚守信念,为海边添风采。

它不需要追逐瞬息万变的风云,也不需要追逐虚无缥缈的梦境。它把根深深深扎进沙土,不断向上生长,向着阳光伸展,它不惧岁月打磨,它守得住寂寞,耐得住孤独,扛得起误解,就算经历流年,也从容不迫。

我喜欢大海,我也爱海边的这片椰子树,它们带给我坚强的力量,让我在迷茫之际,找到了前进的方向,让我更加热爱生活。

诗四首

■ 刘彬

毕业三十周年聚会之一

相分卅载未相逢,知己当年意气同。此日故园来小聚,归途一路是甜风。

毕业三十周年聚会之二

容貌犹存音未改,情缘再续正当时。偶然伫俩难分辨,惊叹猜猜我是谁。

过无名滩之一

最是秋风又起时,苍茫水色近天涯。野滩寂寂无人到,一雁孤鸣一雁追。

过无名滩之二

时隔三年我又来,渔家小店为谁开。银滩彼岸林荫下,热粥连锅端上台。



早春。萱禾摄



快捷投稿
扫码关注

小说连载

22

网恋

■ 叶洪琳

浴室里响起哗啦啦的水声。徐薇艰难地撑起身体,摸索着抓起被扔在脚边揉成一团的外套,胡乱裹在身上。她眼神空洞地望着窗外院子里那几株巨大的芭蕉。路灯微弱的光被层层叠叠的肥大叶片切割成破碎的光斑,投在积水的地面上,影影绰绰,变幻不定,如同无数窥视的眼睛。夜风吹过,叶片相互摩擦,发出粘腻潮湿的沙沙声,如同鬼祟的私语。

就在这时,那个被她丢弃在沙发靠垫深处的手机,突然振动起来!

第十一章 变本加厉

手机在旧沙发垫深处的振动像垂死之物的痉挛,猛然刺穿徐薇混沌的麻木。她手忙脚乱地扒开污渍斑斑的绒布靠垫,指尖触到那冰冷硬物时,心腔几乎停止了跳动——屏幕上跳动着的是那个噩梦般的名字。

她几乎抓不住那滑腻的机身,按下接听键的瞬间,尖锐到变调的声音已经不受控制地喊着:“黄毛哥!不就五千块钱吗?我现在就打!我马上就给你打过去!”每一个字都带着刀刃刮过喉咙的腥气,是绝望的讨饶。挂断电话的手指痉挛着,冷汗顷刻浸透了她的脊背。小马还在浴室哼着不成调的曲子,哗哗的水

声敲打在布满污渍的瓷砖上。徐薇不敢多留一秒。她胡乱拢紧皱巴巴的外套,抓起包,跌跌撞撞冲向那扇半朽的院门。

“喂!哪儿去?”小马湿漉漉的脑袋探出卧室,只瞥见一个仓皇融入浓稠夜色背影。

她钻进芭蕉巷更深处另一条死胡同,背靠着冰冷湿滑的砖墙剧烈喘息。巷外城市微弱的光勾勒出头顶纵横交错的线条,如同罩下一张巨大的蛛网。胸口那窒息般的压迫感尚未消散,掌心的手机再次发出锐利的蜂鸣。

一个新的视频文件,像毒蛇的信子悄然弹出。

那张污秽的旧沙发,昏红的光线下,她与小马激情交缠、滚动的画面,被高清摄录下来,每一个细节都一览无余。更早期的片段——几天前,她第一次试图反抗小马,被他粗暴压制时屈辱的状态也被混剪其中。接着,黄毛的短信赫然跳出:“看得清楚吗?五万,下午五点钟打到我账上。要不,我亲自送你去家。”

五万!五千转瞬涨了十倍!

她双腿一软,顺着湿冷的墙壁滑坐到泥泞的地上,污水立刻浸透裤脚。她死死捂住嘴,将喉咙深处涌上的酸水硬咽回去,只有肩膀无法控制地剧烈抽动。芭蕉巷阴冷的夜风带着腐败的气息,像无数冰钉扎进骨头缝里。她想起那角楼顶墙壁上粘着的白色疙瘩,那点微弱到几乎隐匿的红光……原来它一直都在看,无声地记录着每一次沉沦,就是为了今天!她甚至记不清小马是何时“装”在那里,说是什么“新爱好”搪塞过去,她竟一点警觉意识都没有。悔恨如同一把冰冷的锉刀,在她心上反复刮擦。

不知过了多久,小马的电话来了,声音急切:“怎么跑没影了?那黄毛又威胁你了?他敢动我的女人!别怕,我找他算账!你现在立刻回来!”

徐薇几乎是飘回36号的。屋子里那股糜烂甜腻的气息比任何一次都令人作呕。小马已穿戴整齐,焦躁地在狭窄的空间里踱步,眉头紧锁,嘴里咒骂不绝。他看见徐薇,立刻一个箭步冲上来,捏着

她的肩膀:“那视频的事你知道了?这狗娘养的黄毛,给脸不要脸!以为拍了点东西就能上天?老子这就打电话,约他过来‘摆平’!在我地盘上,看他能翻出什么浪!”他的声音充满“义愤”,眼神似乎因愤怒而灼亮。他不容徐薇开口,迅速拨通了电话,对着话筒语气粗暴地命令黄毛立刻滚过来“谈一谈”,语未满是威胁。

徐薇看着小马“暴怒”的脸,一股冰冷的寒意从脊椎慢慢爬升。这过分的“保护”,这刻意的“主持公道”,都透着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异样。这陷阱……难道真的有两个入口?一个通向黄毛,一个通向……她曾以为可以依靠的怀抱?她强忍着推开他的冲动,指甲几乎抠进掌心。

等待的时间像在刀刃上爬行。空气粘滞得如同凝固的油脂,壁灯血色的光晕沉甸甸地压下来。徐薇僵坐在一支吱呀作响的木凳上,眼前是院子里那几株芭蕉树死气沉沉的青绿叶片。

黄毛来了。一身廉价的花衬衫敞着大半,胸口露着夸张的纹身。他咧着嘴,眼神像扫街似的在徐薇身上来回打转,那毫不掩饰的贪婪让她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他不理小马那黑沉的脸,大大咧咧往桌边一坐,点起一根烟。